

颜色的名字

李敬泽 著

Name of the Color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主编 王蒙 宗仁发

：) 网络文学丛书

颜色的名字

李敬泽
著

Name of the Color



湖北教育出版社

：) 网络文学丛书

主编 王家 宗仁发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颜色的名字/李敬泽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网络文学丛书/王蒙,宗仁发主编)

ISBN 7-5351-2592-1

I. 颜… II. 李…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1436 号

出 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83625580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430034·武汉市解放大道 145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4 插页 10.75 印张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34 千字 印数:1-10 000

ISBN 7-5351-2592-1/I·73

定价:17.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宋仁发

序

如果说八十年代最时髦的词语是“下海”的话,那么九十年代最时髦的词语则是“上网”。网络已成为一个现代人不能回避的现实,而对这种现实采取道德的判断态度已毫无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在网络面前的束手无策。不论多么高科技、多么现代化,人仍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作为“人学”的文学,迅速介入网络空间是与这一空间提供的条件密不可分的。网络上表达的自由给写作者带来一种空前的释放感,纸上写作的那种潜在的约束在网上不复存在,“我写故我在”,“无纸一身轻”,单这一方面就不能不令写作的网虫们着迷、上瘾。人们对创作自由的希冀没想到这么简单地就实现了,所有划定的禁区都已“随网飘逝”,网络导致的一场文学革命在新世纪的钟声尚未敲响之时已经到来,也可以说这是二十世纪文学最后的狂欢和庆典。

写作的环境压迫感在网络中消失之后是否能够期待大作品的产生呢?至少在眼下还不可过分乐观。目前的网上写作大多是个体行为,以实现自娱为低层次的满足,还缺少展现个性的文学姿态、新人耳目的作品。当虚拟的空间里堆满了垃圾的时候,清理和置换便自然要进行。作家们的网上创作活

动会将网络文学引向更高一级的阶段,同时从网络创作中脱颖而出写作高手也将与他们共同奏响网络文学的第二乐章。

网上活跃着的文学在充分使用网上的一切便利的同时,也在不断给网络带来气象更新,扩大它的有效内存。文学网站的星罗棋布和逐渐增加的访问次数预示着网络文学广阔而灿烂的前景。

网络文学的最终被看好,说到底还取决于它的质量,放得开并不是标准,怎么样才是标准。在数字化时代,这种检验权不再仅仅属于过去的权威,而属于合理的统计数据。尤其在受好奇心驱使的动力减弱之后,网络文学对纸上创作的延伸还能否维持,也多少有些令人担忧。

在人们拼命挤占网络空间的时候,作为出版机构的湖北教育出版社用反向思维露了一手,他们愿将第一套从网上搬迁到网下的文学作品(当然这里也包含有曾从网下搬迁到网上的一部分作品),奉献给读者们,这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出版史上该算是一次漂亮的跑马占荒。这一套丛书的八位作者上网前都有“前科”,上网后更是如虎添翼。《网络文学》丛书将他们一个阶段的创作锁定成集,这也像是一次放生,让这些沾着电子森林气味的作品回到泥土的芳香中来它个假日旅行。我们挥挥手祝它们一路那个顺风。

1999.12.4. 长春

附 记:

这套丛书由我和王蒙先生主编,王先生原拟作序,因丛书付梓前突患疾病,无法执笔。这一缺憾只有留待将来弥补了。

目录 CONTENTS

- 1 \ 声色之障
- 6 \ 无刀的南墙
- 14 \ 颜色的名字
- 22 \ 三岔口
- 26 \ 收藏者
- 34 \ 与西双版纳共舞
- 42 \ 焚香
- 47 \ 巨大的鸟和鱼
- 55 \ 间谍研究
- 65 \ 乔治·钦纳里之奔逃
- 77 \ 庞杂的梦境
- 80 \ 冒险家
- 89 \ 建筑物语
- 96 \ 鲜血牡丹
- 98 \ 挑灯看剑
- 100 \ 有一天……

- 105 \ 我们人民……
- 114 \ 珠玉文章
- 116 \ 古道西风破车
- 119 \ 《漫画汉书》序
- 121 \ 撒马尔罕的金桃
- 124 \ 阴翳与骄阳
- 127 \ 精致的伪善
- 130 \ 外省青年的货币摇滚
-
- 133 \ 我的批评观
- 136 \ 背景
- 145 \ 编辑的自律精神
- 148 \ 让小说丰饶快乐
- 152 \ “资源”的焦虑
- 156 \ 公共空间
- 161 \ 遮蔽与敞开
- 166 \ 架势堂

- 170 \ 历史种种
175 \ 关于短篇小说奖的
二十条笔记
181 \ 我的一九九七
185 \ 阅读的记忆
- 191 \ 新生代的故事
199 \ 六条索隐
209 \ 东西李冯海力洪
217 \ 那个鬼子
220 \ 从“写字”开始
226 \ 李洱：喑哑的声音
230 \ 张生研究钩沉
236 \ 荆歌之痒
240 \ 有三人行于西北
242 \ 两棵树，在远方
245 \ 湖北三人行

248 \ “标本”以及重重光影

261 \ 发现未来

265 \ 穿越沉默

278 \ 诗人的地道

282 \ 为万物重新命名

285 \ 问《故乡面和花朵》

289 \ 让时间倒流……

294 \ 《羽蛇》笔记

304 \ 望尽天涯路

307 \ 《大厂》的意义

312 \ 怀疑论者老李和
李国文先生的小说

318 \ 倒《双拐记》

324 \ “凸凹”三记

332 \ 《我爱我爸》辞典

声色之障

我家的电视牌子是 SABA,这牌子的电视再没有见过第二台。据说是产自西德,如今叫德国了。至于如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则无可考。

SABA 很少闲着,晚上六点半到十点十一点,总是有人在看。我也每天都要看上一会儿,虽然明知这“一会儿”十有八九是在浪费时间,但时间省下来,也并无立德立功立言的大事等着做,于是便看,就于无事中生出许多烦恼。

有烦恼还要看,因为看本就是为了找烦恼。我之于电视似乎染上台湾电视剧里主人公的流行病,有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的自虐倾向。那些可爱可敬的小姐先生们何以如此只有天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我明白。原因之一就是可以以毒攻毒、借力打力、化瘀清热、顺气健脾。凡人的烦恼大抵分为两类,一类是家里的,一类是外头的。这烦恼只有自己兜起来,实在兜不住也不能立地放下,而是家里的搬出去,外头的搬回来,两口子吵架找邻居诉苦,在单位受气向老婆发作。但自己的包袱架到别人肩上,正如同别人的包袱架自己肩上,好心接过来,不过是让他歇口气,没有替他背了走的道理。这就不如看电视。看的时候摆一副找岔打架的架势,而岔子触目皆是,小

如演员长得丑，踢球脚臭，编剧低能，议论鄙陋，大到自命为诸葛茅庐高卧，肚子里一篇安邦定世界的隆中对撑得发慌却无人光顾，都可抓来作“骂题”的文章，发乎情而不必拘于礼，嬉笑怒骂，拳棒交加，好像人家是第三者，好像他挡了你升官的路，顶了你长工资的名额。看完电视，这自寻的烦恼也就当机立断，而一天里不期而至的种种不痛快似乎也有了安顿之处。平日说话，有人虎视眈眈站在面前，打他一拳就有挨他一脚的危险，为免被别人的辞锋所伤，先要把话头磨得圆些。而电视不能还嘴，座中的家人又大抵会拉偏架，为你站脚助威，这就给了人放纵自己的机会。平日笨嘴拙舌，蹲在家里看电视却能口沫横飞、议论风生，正如人虽口吃，内心的话语却流畅自如。所以比起读书或看电影，电视是得天独厚。电影院里没了家庭的保护和包容，不用说放言交谈，嘀嘀咕咕也会遭人白眼；家庭不是读书会，同吃一锅饭却难得同读一本书，况且文化上的势利常人难免，一本书有了年头就有了权威，往往未开卷已收拾起身心，难得如看电视般平辈相交、狎戏无碍。

汤因比毕生不看电视，据他说，打开电视是他“高度蔑视的一种逃避现实的形式”，怯懦而无聊。这话当然使我惭愧，但惭愧之余又不免叫苦。五色使人目盲，五声使人耳聋，读书又会“死在句下”，话也许不错，但我辈凡人没有勘破声色、道断言语的大雄之力，反而不知何枝可依？所以有一类人我颇羡慕，看电视而浑然不知庄周梦蝶抑或蝶梦庄周。看了《编辑部的故事》就不惜作法自毙，投稿报纸宣布不投稿以免为庸俗的编辑所误；看了港台电视剧就回绝父母撮合的对象，眼巴巴盼着哪天在马路上撞出一段死去活来的奇情。在别人自然要担心中国可能少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或多一个大龄青年，但这份斩钉截铁的希望或失望其实很是难得。他至少抓

住了自己的“现实”，就免于不知该扮什么角色的苦恼，就没了依违于声色和实相之间的糊涂。相传西太后看画，月下扁舟，一个秀才横吹一支笛子，船后一片荷花，岸边两株古柳。看着看着，太后嘴角上笑起来，自言自语道：“如果是个活人，早让蚊子叮跑了。”这话煞风景，但未必不是实情。画家自然不敢欺君，但蚊子不入画正如猪不入画，“若画得似，成甚模样？”我当了八年编辑，文字楼台，粉饰了门面请人进去，自己却知道里面没地方生火做饭，可流连不可忘返。推而广之，看电视时也就有西太后看画的心理，心向往之也不至起而仿效，以免于作蚊子的夜宵；看得烦恼正好浇自己的块垒，绝不会郁结到睡不着觉。有人退了休，来日苦短而今日苦长，看电视只需打开开关，然后便老僧入定一样地看下去，问他看的什么他一脸茫然，如禅家看经只图“遮眼”，比汤因比的不看更高一层。这境界三十年后我也许修得到，但眼下耳聪目明，电视当于前，声色劈面而来，要做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就大是难事。退一步，只求不即不离，不脱不粘，但心里先存了一个蚊子在，就不免眼前蚊子飞舞，耳边蚊子嗡嗡，仿如老江湖打店，生怕盆儿掉到罐儿里，被人一碗酒麻翻，眼见别人陶然而醉固然羡慕，但自己也总算有一份“老子不上当”的快意，虽然不上当不能保证你活得比别人舒服聪明，最可能也是最好的结果不过是落上一具纯正的俗骨。

然而有一天，偶然照镜，蓦然惊觉——我有头皮屑，所幸星星点点而已，未至雪花飘舞。于是下楼，去商店，到化妆品柜台，鬼使神差地抬手一指——要那瓶。价钱十几块，二话不说买下。回来点火，烧水，那瓶绿色的液体倒一点在掌心，洗头。晚上照例看电视，忽见一男一女含情脉脉，欲语还休，节骨眼上那男子打退堂鼓，用史湘云一样大的舌头低声自语：

“可是，我的头皮屑——”便拿了那瓶物什酣畅淋漓地洗过一遍，一男一女遂相依相偎，作心心相印恋爱成功状。看得我如梦方醒，自知今天这顿忙活是受了这两位支使。电视天天看，此类场面也天天看，“我有头皮屑”问题之大似乎可以和饮食男女等量齐观，岂非闲得发慌？谁知事到临头，似是电路自动接通，慌不迭地照方抓药去也。一向的修持功夫，至此宣告无效。看画找蚊子靠的是脑袋，看电视凭的是感觉和印象，如风之来去，冷暖自知，任你怎么森严壁垒，感觉和印象已经暗渡陈仓，直指本心。不过倒要说句良心话，从那以后我的头皮屑再也没有，由此我对像消灭天花一样消灭头皮屑是有了信心。至于能不能如电视上所暗示的，如此如此以人工补造化，人人皆可为美女或俊男，则仍是没有把握。虽说相反可以相成，面皮加厚一层至数层未必不可达到吹弹得破的效果，但大街上看去，似乎南辕北辙的居多。当然，有个希望在，也说不定信者得救。

SABA 在我家六年，使出水磨功夫，一家人便先先后后成了它的附件。直到两年前的某一天，正看得热闹，突然，屏幕上两条白色光带上下相对迎去，眼看着愈去愈近，所过之处如清洁车扫过的马路，空空荡荡。终于两带相交合为一条，然后砰然一声轻响，化做一个亮点，那亮点渐行渐远，最后消失。SABA 便呆着脸看人，再无表情。几个人蜂拥而上，乱拍乱按，一边有“轻点！”“别急！”“怎么办呢？”“不要紧吧？”之类的七嘴八舌。外人听了，难免以为有人脑溢血。急救终于无效，这一晚人人打点自己的关系，看有什么修电视的门路。第二天送走 SABA，晚餐桌上一家人闷闷地无情无绪。吃完饭，一天中饮食大事已了而卡路里最充沛，但此时不宜用脑，据说用脑则肠胃供血不足，蠕动不力，消化不良。如果是古人，当然正好豆

棚瓜架，谈妖说鬼。但太阳底下本无多少新事，有了电视似乎新事更少。我们幸而不是古人，又不幸没了电视，这空落落无所依傍的感觉便很是难堪，于是睡得早，起得早，夜夜无梦。直到 SABA 安然回家，一家子松一口气，一团欢喜。原来修电视的居然也没见过第二台 SABA，烧坏了的集成电路就同样稀有，无从替换，只好另找一块凑合，就像人安了心脏起搏器，寿命不会太长。从此每次看电视必是小心翼翼，准备随时不能再看。为防万一，且先买了一台等着接班。这次的牌子自然家喻户晓，因为那广告做得气象万千。谁知两年多过了，SABA 仍蹲在那里，没有丝毫鞠躬尽瘁的迹象。我固然不希望它坏，但有时也纳闷它怎么还不坏？

修好的 SABA 有一层薄雾，有点发黄，像陈年的照片。看了两年多也就习惯了，再看别家的电视倒觉得刺眼，红是正红，黄是明黄，色彩鲜艳亮丽，但鲜艳得肥腻，亮丽得霸道，比起来 SABA 黯淡有古玉般的温润安详。有一次游一座名山，兴尽而返，同行者却有真大圣比不过假猴王的感叹，以为不如电视上的好看。我猜想他的电视一定正当盛年且是名牌，享尽感觉盛宴就吃不惯家常便饭。倒是多亏了 SABA 的稀有和老迈，这至少使它给我留下一双眼睛，除了看电视还能看水、看山。

无刀的南墙

那人站在这个冬天荒凉的街头。偶而，两三个行人踏着他长长的影子匆匆而过。行人看他，如看一柄凶险地插在朱漆大门上的钢刀。我走近他，伸手遥指他的腰间，问一声：“卖吗？”他的眼睛冰冷遥远，如他神秘的故乡。冰冷遥远的眼睛放肆地在我脸上身上闪动。我颈根僵硬，心脏酸麻。我差一点儿转身逃跑，但我跑不了了，因为我听见我说：“这个，卖吗？”

那人短短的眼皮缓缓垂下，如银色的刀退回刀鞘。同时，他腰间那把刀便蛇一般轻柔地滑出刀鞘，好像这之间有确切而神秘的关系。那正是一把刀，刀面乌沉，遍布可疑的暗渍和斑点，掩盖着无数月黑风高的夜晚。他紧握刀柄的手青筋滚动，他的目光抚爱着冬日北风般薄锐的刀锋，然后，他看定了我，露出一排耀眼的白牙，笑笑，笑得无比天真灿烂——

写到这里，我发现我已误入歧途。当我在稿纸的第一行写下“那人站在冬天荒凉的街头”前，我以为我写的将是一篇散文，反正不会是小说。但是写作在时间中的进展和在稿纸上的推移构成危机四伏、陷阱密布的迷宫。我沮丧地注意到，在刚才写下的两段文字中充斥着小说式的暧昧暗示，比如“凶

险地插在朱漆大门上的钢刀”，比如“掩盖着无数月黑风高的夜晚”等等。现在，当我把它们重写一遍的时候，它们像被解除了魔法的少女，显得如此贞洁无辜。但是，请相信我，它们确实有一股气味。详尽地分析这种气味，会使我再次违背初衷，写出或试图写出《论小说的话语方式》之类的文章，所以，我必须把话题局限于我的鼻子，我的鼻子从我写下的语句中嗅到一种气味，这种气味像缓缓地散放异香的迷药，把我引向小说式的虚构。我不得不买下那把刀，或者听凭那人在无比天真灿烂的一笑之后，挥刀砍下我的头颅，像切一个熟透的西瓜，沁人心脾地爽脆。但这两个局面都会陷我于“不真实”，而我虔诚地相信不真实正是散文的第一戒，比如我说有一把刀挂在我书柜的把手上，那么读者就应该在我书柜的把手上看见一把刀，我对真实的理解就是如此严谨。所以，如果我继续走火入魔地写下去，听任那人砍下我的脑袋，就是一种态度尤为不老实的不真实。相比之下，倒不如买下这把刀。可我确实没有买下这把刀，而且我就像见了歌星账本般的死脸子就感动得心尖儿发颤的歌迷一样，把那持刀人当做落难的英雄，孤独、凄怆、傲视众生，像什么什么地方的一条狼。虽然为英雄的生计着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以两厢情愿的价钱买下他的刀，但在此类交易中，买家是道德上的输家，他代表卑琐的世俗生活对英雄进行了一次小人得志的亵渎和掠夺，恰似牵去了秦琼的马，拎走了杨志的刀。所以这散文写到这里，我已经动弹不得，我不得不回到稿纸的空白状态中去，仔细想想是什么使我提起笔来，开始这急滩头上水船般艰困的写作。

事情是从南墙开始的。我的房间呈长方形，坐南朝北，因此有一面墙叫做南墙。南墙无窗，西侧有两扇门，门后是壁

橱。壁橱的功能是挂衣服，不应是电影里那种藏人的方便去处，所以，两扇门总有一扇敞开，以消解双门紧闭的诡秘。由于这两扇门的存在，南墙的其余部分就显得十分尴尬，每一件家具都显得太长或太短，太小巧或太庞大，所以南墙前没有家具，只是一片南墙。但国际政治家们对任何地方出现力量真空感到忧心忡忡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证明，这片空白的南墙是个是非之地。从第一天起，我就被这种空白状态搅得十分焦虑，我急于在我的南墙上盖满我的印记，就像在一片反叛的土地上飘扬起象征归服的白旗。最常规的办法当然是用一幅大画覆满墙面，而在最奔放的想像中，我把南墙当做一块巨大的画板，任一位绝世天才尽情挥洒。我甚至卑鄙地想到，那画家也许是又一位梵高，穷愁潦倒，来日无多，画完我的南墙就一命呜呼。我向一位画画儿的朋友透露了我不同凡响的构想，这位像正画西斯廷教堂天顶的米开朗基罗一样满面于思，疲惫而狂热的天才丝毫没有被打动，他偏执地滔滔不绝描述他的最新作品——一幅洗发香波的巨型广告，苍白的胳膊无比曼妙地在空气中划出一条弧线，“光鼻子眼儿就这么大！”他说。这么大的鼻子眼儿超出我的想像，我赧然而退，把我的构想留在无限大的鼻孔里塞满一卷钞票的达利式奇境之中。

话说那日，闲来无事，去逛商场，在黑鸦鸦耸动的人头之上，我看见一幅山水。山水青绿，挂在南墙上，将如推南窗而见南山。拼一身汗，挤到柜台前，我发现这画是照片的翻版，每一种色彩都调理得细腻新鲜，如自由市场上小贩们淋过水的青菜。我赏心悦目，我如释重负，我将回家量好南墙的尺寸，然后从规格齐备的画幅中选出我的那幅。离了商场，日已正午，见路旁有一小店。进得店来，叫店家，一扎酒、一盘菜、一碗饭，酒足饭饱，蓦然回首——身后墙上正是那幅青绿滴流